

東漢演義

六七

八遠21  
2649  
16-14



門八卷21  
號 2649  
卷 16-14

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六

忠臣一示難存體

關中遭赤眉之亂民不理生馬異其朝破賊

却說馬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

撫綏黎庶士民不啻塗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

自相安遣人洛陽上書言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

異握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有嫌迂人心及人

有人上章奏帝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皆號異為咸陽

上書言異帝亦里然自如方以章示異具視異如慈父

王帝聞奏恐異有變即將所奏之章遣使賫入關中示異

之於孝子而無二誅之聞所以中興功名皆享祿終身

異見惶懼不安乃修書一封遣人請京拜謝

覩西漢之初高山雲雪之上矣

書曰

臣本愚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  
爵進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

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  
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  
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  
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今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  
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祿自陳

帝覽書視畢恐其不安乃令人下詔以慰之曰將軍之於  
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月  
異還京師入朝見帝朝拜禮畢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爲吾被荆棘定關中言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  
服錢帛與異謂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  
未能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  
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  
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帝大喜遂與定議進兵圖蜀留十餘  
日令與妻子同還西夏而去有詩爲證

別君征戰已三年

夜夢陞朝奉聖筵

今日笑蒙恩賜返

西風萬里著歸鞭

賢士三徵不屈名

却說漢帝思慕嚴光自與昆陽別後未知流落何地朝夕

縈繫不能息已。一日登殿文武朝罷，下詔徵之。及處士太原周黨，使者賫詔遍界覓訪，不見光於何地。惟周黨隨聘至京，入朝參拜，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不就職任。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可就車。及陛見帝，周黨不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如不臣，則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帝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言罷，令賜周黨段帛四十疋，罷之還鄉。復思嚴光未至，乃令圖畫影像，曉掛各州。有能尋覓者，賞銀四十。後齊國一人詣京，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於澤中，活似圖象一般。近臣奏知帝主，帝疑是光，卽召齊人至殿，賞銀四十。齊人頓首拜謝而去。帝令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聞光至，卽駕車少迎接入外館，施禮坐。叙間別之情，話畢，光臥不起。帝卽其臥，以手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埋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近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次日復召子陵入殿，叙論舊故，相對數日，因與共床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之上。

十疋罷之還鄉。復思嚴光未至，乃令圖畫影像，曉掛各州。有能尋覓者，賞銀四十。後齊國一人詣京，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於澤中，活似圖象一般。近臣奏知帝主，帝疑是光，卽召齊人至殿，賞銀四十。齊人頓首拜謝而去。帝令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聞光至，卽駕車少迎接入外館，施禮坐。叙間別之情，話畢，光臥不起。帝卽其臥，以手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埋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近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次日復召子陵入殿，叙論舊故，相對數日，因與共床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之上。

光○武○之○得○了○陸○可○謂○名○矣○方○終○不○肯○相助帝任所意並無憎惡之心明早太史趨殿奏曰臣昨夜觀天象見有客星犯入帝座甚急恐生不測帝聞奏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同衾臥耳有何碍焉太史即退而去帝召嚴光至殿謂曰朕欲拜生為諫議大夫扶佐弱寡生意若何光辭謝曰願守素志耳陛下何苦逼焉帝見光苦不從乃賜黃金百兩段疋五車送出還鄉光曰臣以貧土居處要此何用毫末不受遂與拜別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壽八十終於家後人名其釣處號曰嚴陵灘有詩為證

世祖憂懷切訪賓

安車三召駕蒲輪

從容畫問名難屈

寧作董臺舊釣人

為國運籌嘗數讓

却說馬援數以書記責備於囂囂反怨援背已得書增惡遂發兵拒漢援乃遣人詣京上疏陳已之哀

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矜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

義而囂自挾奸以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得詣行在所極陳願進愚策則退就隴畝死無所恨臣馬援誠惶誠恐頓首百拜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嘆曰馬生誠心於我豈可以二待乎遂遣使召援入國議事援即隨旨赴京既至入朝見帝揚塵禮畢帝曰奈今隴蜀未清干戈騷擾故召將軍詣闕共決機籌願將軍明以教我撫鎮邊疆救生民之塗炭免士卒之苦勞援曰陛下勿憂隴右隗囂先以子侍陛下雖欲相反持疑二心臣請再往說之如其不然以兵伐之有何難哉帝

聞大喜遂將突騎五千使援往說馬援即別上馬而往回至府中令人賫書與隗囂之將楊廣使其曉勸於囂

書曰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駟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叛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元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朝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

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善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共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糟櫪而食，並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舅

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豪傑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直。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楊廣覽書，沉吟半晌，乃曰：此生何惑人邪？竟不回答，却說

寶融以書責囂不納，乃與五郡太守共厲兵馬，整給軍糧，及鎗刀弓箭盛甲等件，悉以齊備。乃遣人詣京上疏奏帝，請兵約期擊囂。帝深美之，乃遣使賜融以外屬之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外傳等書。

詔曰

朕每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寶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傳，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囂之書，痛入骨髓。叛臣見之，當股慄慙懼。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慙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悉於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故茲詔諭，想悉宣知。

寶融接詔拜畢，即與諸郡太守議曰：「更始時，金城太守被封何所殺而據其郡，隗囂遣使多以金帛和連，與其結盟。奈此賊朝夕練將，曉夜屯糧，御駕若至，彼必助囂同擊。莫若乘其未備，吾等先進圖之。使後上臨囂兵，孤弱不能取。」



勝方可破也。衆皆答曰：將軍所見甚明，卽依計行。言未訖，忽人報曰：金城封何來擊吾郡，已在十里山坡布扎營寨。將軍何以治之？融聞大驚，急令諸將披掛，親引大軍五萬出坡迎敵。行至十里坡，兩軍相遇，封何出馬，頭頂白銀盔，身披青鎧甲，坐下黑色馬，手執鴈翎刀，立于陣前，大叫小軍擲戰。竇融出馬，謂何曰：吾主劉秀善任賢能，將軍文武兼備，智度超人，若歸扶漢室，保爲重用，不枉將軍英雄而屈於賊寇之下。將軍如不願從，則功名兩失，而留污名於萬世矣。將軍何如何？何曰：人生天地間，要在立節，豈不聞古人有云：士窮立節，義世亂識忠。臣吾與隗囂共盟，永約汝

主劉秀，雖係漢室宗枝，乃是妖人崛起，吾豈肯約而從之乎？融曰：古之賢臣皆擇主佐，昔商紂不仁，諸侯多叛，文王修德，親聘太公，起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吾主順天行道，伐暴弔民，王莽百萬之兵，片時掃除，天下三分已得二矣。今將軍隗囂據竊隴右，與漢爭鋒，汝縱有拿雲之手，冲天之志，則不過於王莽將軍。早思回頭，更有褒封。一旦揚清於後，二則遺計于孫將軍，不聽難出。融手融兵十萬，戰將千員，已布四十里之地，陣如鐵束。將軍雖有萬夫不當之勇，難出此敵，願將思之。封何不聽，橫刀躍馬，望融趕殺。融急催軍對陣，衆將飛奔出馬，一齊掩殺，金鼓齊

東漢書 卷六  
鳴喊聲震地、兩邊混戰、士馬相衝、何軍大敗、丟旗墮鼓、棄甲曳兵、封何撞出陣走、前路伏兵截住、欲回後走、竇融諸將赶上、夾攻一陣、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其牛馬千頭、穀粟萬斛、封何逃入隴右而去、於是竇融威武、揚震西河、有詩為證

今日儒臣大不然、惟有提筆死千軍耳

竇融一戰立元勳

威震河西四海聞

須信儒臣胸富甲

筆鋒輕舉掃千軍

時大兵未進、融乃引軍還城、伺候車駕、却說囂將梁統、知融會駕西征、乃使人夜入帳下、刺殺張玄、與囂絕約、所假將軍印綬、起軍應漢、又酒泉太守竺曾、思弟嬰原被隗囂昔日所害、乘漢兵起、乃殺屬國侯王徽、與弟報怨而去、竇融知、遂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共合大軍十萬、令眾將飽食、上馬即行、至姑臧、今涼州縣也囂兵已退、融遂回軍、恐囂勢大、久守不出、令人上書促駕急進、

書曰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迕不得

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仇內  
宗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納  
愚哀曲臣竇融頓首百拜謹奉書上

帝覽書甚喜令使回報壬辰八年夏月御駕親征隴右以  
大司馬吳漢爲元帥征南大將軍岑彭爲副帥虎牙大將  
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爲左右護駕帥捕虜將軍馬武  
爲先鋒第○一○首○起大軍百萬戰將千員炮响一聲齊擁駕而出  
帝傳旨軍中不許騷擾良民如違者卽斬衆將應諾前行  
旄旗蔽日塵上遮天騎兵步卒千里不絕忽光祿勳郭憲  
急趨駕前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奈西地險阻山

阻山谷崎嶇且其兵將久練慣熟吾等軍卒生疎恐有一  
失難相救護願陛下納臣愚見帝不聽所言促車前進憲  
乃當車拔刀以斷軸刺帝亦不從西行至漆諸將多有進  
告言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猶豫未決令召馬援問  
之援卽隨召夜至帝見大喜共坐帳下且將所事質問援  
曰臣因說囂將見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臣是積  
米如山以待君至細將其地形指示衆軍所從何路出入  
昭然可曉帝聞言乃曰虜在吾目中矣次日進軍令吳漢  
等分兵兩隊並道而入至隴右城下布列陣勢大叫囂將  
搦戰囂知急令大將王捷點兵十萬各披盔甲上馬出城

迎敵兩軍相對衆將護車出陣帝親打話謂囂曰朕自白  
水起義蒙天下豪傑歸護均以兄弟相待未有薄於彼而  
厚於此後舉大軍進擊王莽至武關亦蒙汝與子陽約期  
接應朕雖嗣職未嘗有負汝之意今何自據隴右與朕爭  
耶囂聞帝言低首無答吳漢出馬大罵賤賊無福受祿故  
自作孽今見主上親至尚不低首請罪立時拿住碎首分  
尸言罷激若雷怒踴身飛出兩馬相交戰不三合隗囂敗  
走吳漢赶上王捷當住亦無三合忙回陣走隗囂見敗急  
催一十三員大將出陣助殺衆將得令飛馬而出帝見囂  
兵助陣亦令副帥岑彭先鋒馬武及護駕耿弇蓋延等衆

將四圍掩殺金鼓震天征塵蔽日囂軍大混伏塹墮坑走  
者踐尸踏足傷者棄甲去鎗隗囂見戰兵不利急令小卒  
鳴金收軍走入閉城不出帝亦收軍下寨

總評

此一段詔書俱出史漢故燁燁可觀

拯危決策將俱峰

次日漢帝陞帳召諸將議論恐長安有失令征虜將軍祭  
遵與大司馬吳漢分兵二萬鎮守長安二人領旨拜別上  
馬前行數日乃至入城衙次日陞堂二人坐叙遵謂漢曰  
囂必敗滅其將牛邯與吾舊交今見囂勢不利有歸義漢

東漢書 卷六  
十一  
家之意。吾欲遣使書諭說歸服可行否乎。漢曰：既有是意，宜卽歸之。邈遂修書一紙，遣人往下。

書曰

邈與器王歆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數十矣。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一。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莫聖漢復存。當契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一掌，欲爲不善之計。遂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持臆，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特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絡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懸布仗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思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以胸，察之有識。大漢征虜將軍祭遵謹書。

邈得書，沉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降漢帝大喜，遂拜邈爲大中大夫。邈頓首謝恩而出。於是隗囂大將一十三人與十六縣官吏共會十餘萬衆，伏駕請降。却說隗囂累與

紙而降十萬餘衆其功不小

漢戰不利，閉門歛坐，日夜憂悶。忽人報曰：牛邯等一十三將與諸縣官吏會議降漢去矣。大王若何？囂聞大驚，唬得心寒膽落，魄散魂飛。自思無計可奈，急令安車先將妻子送出西城，楊廣處去，令田弇、李育保守上邽。王元往蜀借兵，各遵去訖，却說漢帝下詔諭囂曰：若能束手自詣拜降，則父子相見，保無他也。昔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為王，小者為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近臣奏知帝主，帝大怒，令將其子隗恂推出斬首。眾將得令，簇出轅門，斬訖。帝曰：此賊不可久停，宜速進兵。即令征南將軍岑彭分兵五萬圍擊西城，再令耿弇蓋延引軍五萬圍擊上邽。

再勅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進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眾將遵命，帝駕東歸而去。却說岑彭兵至西城，圍守一月，楊廣死於其內。而隗囂窮困，望想救兵未至，甚切憂悶。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自思無計退兵，乃登城謂漢軍曰：為隗王謹守城池者，皆必自死而無二心。願諸軍急罷不勞，困守吾等請以自殺，以明節義。言罷，拔劍自刎而死。岑彭歎曰：此烈士也。再傳令軍中謹把城池，囂必困敗。眾軍皆諾。言未訖，忽聞囂將王元於蜀處求借救兵五千餘人，令卒鼓譟大呼曰：百萬眾兵來至，漢軍大驚。岑彭勒馬於高處觀望，見王元

當頭與數名戰將飛馬而來彭卽解兵截住搦戰兩軍相對王元出馬高聲叫曰岑彭小將尚不知死還敢引軍對陣今吾百萬之兵千員勇將汝縱插翅飛天亦難逃出此陣早省拜降免遭擒斬岑彭聽言大怒罵曰穴居鼠寇敢出大言汝雖有百萬之兵吾亦不懼吾曾昆陽疋馬單刀殺蘇相可片甲無存一鼓而取其城今逢小敵豈足爲懼言罷令卒擂鼓兩軍相交約戰十合王元抵敵不住敗陣回走岑彭趕上周宗出馬截住共戰三合岑彭展起金標望宗背後一打落于馬下王元行巡急出挺住荀宇扶宗上馬回入本陣隗囂聽知喊殺震聞入地急登城望見是

王元救兵來至令卒開門高叫王元罷戰且入城來王元聞叫鳴金收軍走入城中與囂議曰岑彭世之勇將難以對敵且此糧草又盡不可虛守莫若夜開北門從東走入冀城再作區處隗囂從言遂令軍卒飽食至夜二更各披盔甲上馬潛出北門行未半里小軍走報岑彭彭急引軍後趕追至冀城囂軍走入城去岑彭分兵圍住守經半月岑彭食盡放火燒其輜重引兵下隴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助囂囂病且餓無食出城食糗糧恙憤而死王元周宗等收囂安葬遂立其少子隗純爲王有詩爲證

囂將空謀望斗台

秋風隴下久徘徊

長星不為奸雄伴

夜半流光落九垓

總評

王捷等人儘自凜烈惜事非其主故死亦氓民耳

賊思君義誠傾服

九月車駕還宮帝於後殿悶坐自思潁川等處賊盜蜂起騷動京師心甚恐懼一日登殿文武朝罷帝召執金吾寇恂謂曰今潁川盜賊羣起虜掠生民兼且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獨卿能平之朕欲托卿復出與國分憂可乎恂曰潁川聞陛下出戰隴蜀故狂狡之徒乘間相語而亂今若再聞陛下南向賊心惶怖歸死陛下可親出討臣願執銳

前驅方全萬勝帝曰卿言是也遂令寇恂勒兵十萬御駕南征衆將得令各披重盔盛輕甲硬弩長鎗一齊擁護車駕而出旌旗雲擁山岳動搖凡經過州縣官吏各持羊酒珍味迎接既至羣賊爭相迎降帝大喜竝不傷害一命乃曰如○此○寬○不○大○度○那○得○不○令○人○心○死○汝等因無公良用纔起是心言罷每人賜銀十兩令各歸事農業衆皆歡悅誠服叩頭謝恩而出乃相私語曰漢帝誠有養民之心寬仁之度吾等本該死罪反賜金銀並無計渡吾等何能報乎言罷各散而去帝令恂為潁川太守撫恤良民寇恂不拜百姓遮道疏伏駕前告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牛以清黎庶帝聞嘆曰寇恂誠然天理仁及萬



民乃留恂鎮撫受納餘降却說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聞  
急召大司徒李通橫野將軍王常至帳下謂曰今潁川已  
定奈東郡復起朕欲託二將軍往伐救拔生民將軍何如  
二將答曰臣等雖無才識願死當鋒以報陛下厚恩帝大  
喜即分麾下精兵五萬與二將往擊二將拜別上馬引兵  
而去帝復思耿純曾爲東郡太守威名著於衛地遠近皆  
知若得此將一往不征可服遂遣使持節拜純爲大中大  
夫使純起兵合會李通王常等共擊東郡使者至鄴人見  
耿純其說所事耿純大喜令使回報即發大兵五萬上馬  
而往東郡聞純入界賊盜皆震各相謂曰耿純將軍威振

天下聲震京都原爲此郡太守以德化民所以人人皆服

益盛七有良心守士名絕無美武如何如何

四海瞻蘇吾等莫若迎上請降則爲上計衆皆大喜言此  
計甚妙是日會聚九千餘人當道拜伏告曰小的衆人自  
昏作孽罪有萬死望將軍仁恩寬宥從今以後再不敢非  
純曰吾豈喜欲是哉但汝等不守生業故此橫爲以致干  
戈騷擾民庶遭殃今肯誠心罷服吾意甚悅自此爲戒各  
以苦力營身一則顯祖宗之光二則揚親戚之美雖不上  
達亦無遺污於子孫矣言罷令各散歸衆皆大喜叩首謝  
恩而退於是東郡賊兵不攻自服震境班師帝接大喜仍  
以純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李通等擁駕回京而去

帝泣忠臣厚歛封

却說漢帝還朝次日陞殿與衆文武議曰。隗囂雖死奈其子繼爲王。將何如耶。李通答曰。大事去矣。何懼小哉。言未訖。一人趨殿奏曰。征虜大將軍祭遵於隴下疾篤。死於軍中。今喪至河南縣。陛下可發兵接之。帝聞所奏。頓使魂飛氣絕。倒下龍床。衆臣急救。多時方醒。乃放聲大哭曰。此將爲吾披堅執銳。敢死當鋒。未嘗辭其勞也。今不幸而疾逝。軍中安得愛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頓足捶胸。嗟吁不已。李通奏曰。祭遵終世天數然也。陛下爲苦慟損悴。龍顏令其喪至河南。陛下可傳勅殯以表君臣之義。帝傳旨令曰。官皆披素衣出接。帝親披孝素車白馬。迎出郭外。望其喪近。哭哀甚切。還至城門。觀者皆爲流涕。帝下詔。停於午門外殿。再令河南尹護其喪事。次日漢帝陞殿。召衆文武論議喪事。忽翰林博士范升上疏。追稱祭遵。

疏曰

臣聞先王崇政。遵美屏惡。皆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流。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

命先明漢道衰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  
穎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  
怛之動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  
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  
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  
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  
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  
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  
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

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

此疏堪作征虜墓誌銘

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  
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  
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  
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  
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  
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臣翰林博士范升頓首誠惶  
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愈加哀悼若天喪已不能自息乃將升奏之

東漢演義詩話 卷六 十八  
表以示公卿，卽日至葬。帝駕素車，親披孝服。文武軍士俱令衣白，擁護喪中。謚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弔奠見。遵夫人哀泣，帝甚悲傷，有詩爲證。

如何宵起夢偏長

庭樹生寒風滿堂

落月屋梁情似海

此生無分識遵郎

馮異兵臨天水破

却說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子純爲王，徙居鴈門。帝召征西將軍馮異往伐，異卽引軍五萬上馬，徑往前望西行進發。數日方至，令人報知吳漢、杜貌來歙、王霸等合兵共進。四將聞報，急出迎接，禮畢卽起軍行，共合二十餘萬。

至天水，分兵列陣，令小卒叫純搦戰。純知恐懼，急召大將王元計議。元曰：「大王勿慮，安坐城中。小臣等願死當先，斬首來獻。」言罷，飛身上馬，與趙恢、周宗、行巡、荀宇等勒兵十萬分作兩門而出。王元、周宗行巡引軍五萬先從南門出戰，令趙恢、荀宇分兵五萬從後西門勦殺。言訖，各依計行。王元等出城與漢兵對陣，馮異出馬謂元曰：「鼠賊尚不知死，隗囂千謀萬計未能成就，憤氣死於軍中。今汝一微塵耳，豈足爲望？」元曰：「鵠在深林而笑孤鳳，吾先王雖喪，後主猶勝天下國家，世承相繼，豈能長於漢哉？汝今早降罷戰，不失功名之望。倘若抗頑，分尸碎首。」馮異大怒，掠刀躍馬。

直取王元二人交馬約戰數合王元抵敵不住走回本陣  
馮異躍馬趕上周宗行巡飛出截住兩下夾攻王霸望見  
忙衝入陣撞遇周宗共戰十合周宗敗走王元舉旗一招  
趙恢荀宇從西殺入吳漢見其兵助急催杜貌來歛一齊  
躍馬而出兩邊混戰喊殺連天隗兵大敗趙恢欲撞陣走  
被杜貌當胸一箭射落馬下荀宇望見飛躍走近挾上馬  
去王元見勢不利忙急鳴金收軍入城而去馮異分兵四  
面圍住却說公孫述知純危迫急遣大將趙匡引軍五萬  
來救至城已近趙匡先令一將報知城內出兵應接其將  
領命躍馬飛行見西門無軍把守走至城下叫卒開門言

西蜀起兵來救把守吏卒未知真假不敢妄開忙入府內  
報王元元自登城問曰汝既蜀兵有書來否答曰有遂將  
來書帶於箭上射入城去王元接見果然謂曰吾准會應  
其將遂別而去正欲出走被漢巡軍趕上拿住綁送馮異  
帳下異問曰汝何將士敢來打聽消息以實告說免受重  
刑其將答曰公孫述知將軍圍城特遣趙匡引軍五萬來  
救故令小人報知王元小人罪該萬死乞將軍姑恕願隨  
將軍提挈鞭轡異聞笑曰子陽痴心虛謀想大言罷令將  
監候曉諭眾軍嚴兵待戰忽人報曰蜀兵來至馮異收軍  
分作五隊而入兩軍相遇趙匡出馬頭頂鳳尾盔身穿青

東漢演義 卷六  
三  
鎖甲手執大桿刀坐下紅鬃馬立于陣前大叫漢軍搦戰  
馮異出馬謂曰吾征隴右與汝無干今故速兵來至欲討  
死乎趙匡罵曰匹夫村寇不禁三合敢出大言若拿到手  
粉尸碎骨馮異大怒令卒擂鼓展開陣勢躍馬相交共持  
十合趙匡氣方不禁忙回敗走馮異赶上趙匡撥馬又戰  
三合被馮異一刀砍爲兩段王元登城望見急放軍出兩  
下協攻吳漢王霸杜貌來敵見其兵助四路一齊進發掩  
兵混戰塵土遮天王元大敗殺得尸橫山積血漲河流溝  
壑傷軍聲號地震隗純見勢危敗急自鳴金收軍入守馮  
異收軍四面圍住王元走入城中點收兵數傷折大半隗

純甚是憂切周宗進謂純曰大王休罪容臣所告純曰將  
軍何事宗曰漢將部下人馬精強先王累與爭鋒未能取  
勝今大王兵微將寡上陣者少豈能敵勝彼哉臣聞劉秀  
寬仁待士卑禮迎賢大王莫若獻降保全金體一則功名  
不失二則民士得安大王若何純曰吾父累與交兵恐懷  
舊恨何如宗曰岑彭先事王莽除授宛城太守劉秀起兵  
與彭交鋒半載殺秀軍士不可勝言此好賢下士之報後彭拜降反得加封  
重用竝無憎恨之心大王放心休慮臣保萬全隗純許之  
宗遂登城謂漢將曰吾主隗純今願獻城納降將軍肯休  
容否馮異答曰若肯歸義漢家保封原職宗曰恐帝心懷

舊恨將軍若何異曰若有差遲是吾之過叫彼放心無疑

保全重用宗遂回報具說所事隗純大喜王元知止子据僵殺入蜀

中而去十年冬月令卒獻開東門自引大軍出接跪伏道

傍告曰小將有萬罪之愆百千之過乞將軍憐宥孤獨泉

下不忘大恩馮異下馬携起謂曰公子今能歸義名節永

垂豈有懷舊恨哉言罷同入城衙安撫百姓十一年春月

異攻落門平服病發薨於軍中勅賜葬於洛陽謚曰節侯

長子彭嗣帝思異功復封幼子訴為祈鄉侯

岑彭師震蜀川驚

却說公孫述遣大將任滿田戎程汎等引數萬人乘舫排

下江關擊破夷道因據荆門漢征南將軍岑彭發兵

拒敵思戰不克帝知遣大司馬吳漢發荆川兵助彭夾擊

吳漢即起大軍十萬上馬前行數日方至共合二十萬餘

彭遂傳令軍中令裝戰船千隻各載火炮於內逆流而上

眾將整集齊備報知岑彭彭與吳漢分兵上船直衝浮橋

而進田戎等知亦架小舟五百餘隻擺陣對敵兩軍相遇

岑彭吳漢各立船頭之上田戎叫曰小將降否岑彭罵曰

隴右如山之勢一掃平除汝乃一微烟耳豈騰大焰言罷

催櫓亟進衝船混戰是時天風狂急彭令軍各放火炮風

怒火衝彭漢順風並進蜀兵大亂火燒溺水死者無數任

滿令軍搖船欲泊東走吳漢馳弓赶上望滿腦後一箭鎖  
 入咽喉溺水而死程汎亦走岑彭截住生擒斬首曰戎走  
 保江州而去岑彭吳漢率臧官劉歆等一齊上岸長驅入  
 下江關傳令軍中無得虜掠民財所過地方百姓皆奉手  
 酒迎勞彭謂諸耆老曰大漢皇帝哀憐巴蜀人民久遭軍  
 掠故與師遠伐為人除害豈傷汝等財哉毫末不受百姓  
 皆大喜悅爭開門降彭遂安撫城中士庶即下江州見田  
 戎食多城固一時難取乃留部將馮駿分兵五萬守之自  
 引兵乘利進攻平曲却說中郎將來歆與蓋延馬成等進  
 攻述述將王元環安趕至河池下大破之乘勝再進蜀人

大懼公孫述一日陞帳召諸將議曰漢兵勢大人人驍勇

死小卒竟有用處衆未可謂無甲

州縣悉被攻破如之奈何眾將默然無計忽帳下一小卒

名曰烏鑽進曰大王勿慮小人一計可殺漢將來歆述曰

汝有何計鑽曰小人學爲刺客夜藏短刀潛入帳下刺殺

來歆則蓋延易破矣述大喜曰我兒若能建功封賞不輕

烏鑽遂同而往至其帳前以身藏於榻下待夜三更聽得

來歆睡濃潛步扯刀望歆肚上一刺飛奔出營而去來歆

痛覺刀刺入肚不能拔出乃叫蓋延至延見歆傷放聲哀

哭不能仰視歆張目叱延曰虎牙何得此邪吾中刺客所

傷無以報國故呼將軍屬託軍事而反效見女子涕泣乎



丹雖在身還欲勒兵破賊以復仇恨何足懼哉延強收淚以聽所誠歛奮然起榻修表申聞

表曰

臣歛夜宿軍中更闌靜後爲賊人潛刺傷中臣身臣不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獲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表未至終投筆抽刃而絕蓋延哀悼甚切不自止已見歛所修之表雖未完就亦將封下遣人先報朝廷以表其意後令王良護送喪還使者領命飛奔至京入朝見帝呈上

歛表帝覽進大驚涕泣不已軍報喪還洛陽帝親披素素車白馬傳使勅葬諡曰節侯子哀嗣帝思來歛忠節復封其弟田爲宜西侯却說岑彭攻破平曲收其穀粟數十萬石公孫述知恐懼勢大盡入其手急使大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弟公孫恢發兵十萬拒廣及資中又遣侯丹率兵二萬守拒黃石彭知使護軍楊翁與臧宮分兵十萬往拒延岑等自引大軍十萬葉擊侯丹兵至黃石兩軍相對侯丹出馬岑彭不與打話提刀直取二人交馬約戰十合侯丹敗走岑彭赶上大喝一聲斬於馬下衆將俱各走散彭遂收軍晨夜倍道兼行二百餘里徑拔武陽及使精騎馳擊

廣都去成都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逃散初述聞漢兵  
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遠出延岑軍後蜀地  
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時彭所立營寨之地  
名曰彭亡岑彭聞而惡之欲改其名至日暮蜀將環安刺  
客詐爲亡奴降彭彭遂納之至夜二更亡奴身藏短劍潛  
入岑彭帳下聽其睡熟遂拔劍脇下一刺岑彭痛醒喊叫  
一聲而薨衆將知覺急起拿住亡奴斬爲八段有詩爲證

如山號令想英雄

志掃羶腥屢建功

何事身罹奸計害

令人景仰嘆西風

總評

不死於戰陳而死於刺客之手死更可憐。地名曰彭  
亡其讖亦奇

吳軍克戰平巴蜀

却說吳漢與公孫述之將魏黨戰於魚涪津大破之復進  
武陽圍城攻襲述遣子公孫搢與大將史興引兵五千來  
救吳漢知解兵迎敵兩邊罷開陣勢史興出馬大叫漢將  
答話吳漢出馬謂曰小將來送死乎興曰吾奉公孫勅令  
特來擒汝早下拜降庶留殘命吳漢大怒輪刀躍馬直取  
史興二將交鋒約戰十合吳漢輪起重刀望興腦後一砍  
連人帶馬削爲兩半公孫搢見勢不利引軍回走而去漢

盡獲其輜重不可勝數復進大軍攻擊廣都大破拔之遣  
 卒放火烧毀成都市橋於是武陽東諸小城爭相迎降漢  
 又欲攻成都帝知遣人戒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敵但  
 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將軍轉營迫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吳漢不聽乘利勒兵十萬進逼成都  
 離城十里阻江北布起營寨此一殺也吳漢追到幾至大敗黠帝通兵萬里如有日造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分兵二萬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急遣  
 使吳漢讓漢曰前勅將軍據守今又千條萬端臨事勃亂是何  
 意也即輕敵深入又與劉尚別立營寨事有緩急不復拾  
 及賊若出兵暗背將軍以大眾攻尚尚破將軍亦敗幸勿

他往急引兵還廣都為上詔書未到述果使大將謝豐袁  
 吉引兵十萬分為二十餘營併出攻漢又使弟指引萬餘  
 軍偷劫尚寨令不得相救却說吳漢聞知述兵至急引眾  
 將分作兩隊出敵大戰一日斬首萬餘吳漢敗陣回走入  
 壁豐等赶上分兵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汝等踰  
 越險阻轉戰千里志所在於斬獲遂深敵地至其城下而  
 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吾欲潛師就尚  
 於江南合兵共禦汝等若能同心一力當鋒決戰大功可  
 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聞言皆  
 曰以死出力漢遂飽士厲馬閉營三日不出令卒多樹旗

一頁漢書  
卷六  
三  
旛使烟火不絕至夜二更各披盔甲上馬潛步出寨與尚  
合兵而去豐等不覺次日吳漢分兵五萬與劉尚攻江北  
自引大軍攻擊豐等兩將相遇謝豐出馬謂漢曰認得謝  
將軍手段否漢聞笑曰小將暗偷一陣亦自誇口言罷輪  
刀擺陣金鼓齊鳴二將交馬約戰十合謝豐敗陣回走吳  
漢趕殺袁吉出馬當住共戰十合吉亦敗走吳漢躍馬趕  
大唱一聲斬於馬下謝豐見勢不利引兵急走吳漢張  
弓搭箭飛馬追趕將近望豐項下一箭墜地而死吳漢自  
早交兵至晚纔罷獲其盔甲無數斬首五千餘級自引兵  
還廣都留尚拒述自是漢與述將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

戰八克有詩為證

文武全才冠世雄

中興諸將孰能同

揮戈指日回天下

八戰成都八克功

一日公孫述陞帳問延岑曰自與漢將交鋒屢未能勝今  
又據守成都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豈可坐守  
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曰然也遂依其言將金帛  
至此始散金南救亦何及散賞軍士令五千人馬跟護延岑往市橋伐木虛架浮梁  
令卒鳴金擊鼓引漢對陣述自潛出精兵勦殺其後言罷  
各遵命去却說吳漢見岑兵少即引大軍出敵兩軍相對  
延岑出馬吳漢不與打話提刀直取二將交鋒約戰十合

東漢書 卷六  
延岑詐敗引至橋邊，述兵隨後攻襲，吳漢奮力追殺，趕至橋上，不覺虛架橋梁，墮水淹沒。吳漢急以手援馬尾，得出上岸，遂引殘兵還入廣都而去。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人報知述，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乃大喜曰：吳漢在吾手矣。自引大軍數萬，攻擊吳漢，使延岑分兵五萬，拒搦臧宮，各遵去訖，却說臧宮知岑兵至，急令衆將布列陣勢，待臨搦戰。延岑軍至，亦不打話，躍馬交鋒，兩邊混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悉皆疲困。吳漢乘勢急使護軍高牛、唐邯中分銳卒數萬，突軍衝擊，述兵大亂。高牛挺鎗躍馬飛入陣中，刺述洞胸，墮于馬下。延岑飛馬奔近，救入

城中而去。吳漢分兵圍住，延岑扶述臥于榻上，痛不能止。至夜二更，乃召延岑至帳下，囑之曰：吾自起軍巴蜀，未嘗一折，今不幸遭于小將，箠刺一鎗，命隳旦夕。奈子雖幼，不能伸恨，故託將軍扶祐，望將軍憐念舊情，莫忘今日。若子可護，則護之；如不可護，將軍取之。莫令豪傑共笑，而落于他人之後矣。言罷，憤絕而死。次日天曉，岑與諸將議曰：今公孫述已死，吾等莫費心機，勞苦士卒，不如獻降爲上。衆將皆諾。岑遂登城謂漢曰：昨晚公孫述死，吾等願獻歸降。將軍肯容納否？漢曰：旣肯領服，悉保重用。岑乃開門，與諸將迎出郭外，跪伏馬前，告曰：小將蠢庸，爲公孫述所惑，不

識將軍雄勇故有今日之愆罪該萬死望將軍仁宥吳漢  
言猶在耳骨肉未寒而遂昔之放火焚宮豈有大喜令岑前引一齊擁入城去漢即傳令著唐邯夷述家屬即得令領軍一千搜入宮中將述妻子及其族人等盡皆誅戮岑亦縱兵大掠放火烧述宮殿吳漢斬述首級令人傳送洛陽帝見大喜謂曰子陽不思富貴有命妄自尊大今日休於是乎言罷忽一臣奏曰吳漢劉尚雖獲大功然其縱兵搜掠毀焚宮殿大非義也乞陛下傳旨杜其將來帝聞大怒勅使往戒之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且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鹿豕羹二者

孰仁良失斬將弔以之義也吳漢聽戒傳令遂止安撫城內百姓賞勞諸軍

總評

延岑王元同係賊臣至始終不二主死主降寧奔無臣其過延岑遠甚不可以元經事賊臣一槩抹殺

漢帝追勳擢廟廊

却說漢帝既平蜀定乃思漢舊賢臣李業譙玄王皓王加等俱被奸述所害心甚愍切一日陞殿眾官朝罷傳旨著黃門校尉建立祠廟圖塑形身受享春秋之祀廟完詔使擺列中牢禮物御駕親入祭奠令鴻臚司序班朗讀祭文

曰

惟神全才忠義大節如玉之潔如日之光。一世之短百世之長于茲廟貌景仰綱常時維臘月謹以牲粢神靈英爽來格來嘗庶品用伸伏惟尚饗

祭畢詔令校軍守護不得毀壞宮墻以違勅命言訖車駕

還朝遣使復徵賢士費用之餘使思賢士英主之所為真夫過人費貽任承馮信等陞用詔書未到承

信二人病卒獨貽隨使人朝至殿見帝朝拜禮畢帝曰寡

人思卿久矣未能得見今幸屈至喜躍弗勝貽曰臣恨無

才佐事陛下既蒙恩召敢自違乎帝大喜遂封貽為命浦

太守貽叩首謝恩而出却說睢陽縣令任延謙卑守約賞

罰信明帝甚愛之一日遣使召延至殿謂曰朕以卿多能

幹政治良今故擢卿為武威太守撫察賢否卿何言乎延

曰臣雖無才蒙恩勅賜敢抗違哉遂叩首謝恩而起帝戒

之曰卿於任所務宜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

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皆同非陛下之

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延遂拜別

而去却說外國使者來獻名馬一疋日行千里又獻寶劍

一把價值百金近臣趨殿奏知帝主帝大喜令召使者至

殿賞金百兩段四十匹使者謝恩回國而去帝即頒詔以

劍賜與烈士留馬駕車次日傳旨御駕親出遊獵文武遵

詔令中黃門校尉安整龍車，衆將武士嚴肅侍衛。須臾帝出，與鄧禹同坐車中，令賈復、李通爲左右護駕。王常、陳俊爲前後先鋒，各執利兵擁車而出。前至南山坡阪，陳俊令軍拿獲田夫二人來問。田夫告曰：小人無罪過犯，將軍拿縛何用？俊曰：汝等休驚萬歲親出遊獵，但問何處有虎，指示捉獲，重賞金銀。田夫問言，欣然答曰：此事不難。前面白鵝山內有一大虎，常出傷人性命，正要除此畜生，不能到手。今幸將軍來滅，小人願引陳俊大喜，遂令前行。旣至卽賞田夫每人白銀十兩。二人叩首而出。帝見其山樹林深長，實險驚人，傳旨衆將四圍張網，擊鼓鳴金，說虎戰驚吼。

聲如雷，陳俊挺鎗引衆將鳴金入坡，趕發其虎飛奔出山。賈復攀弓望虎當胸一箭射中左肩，其虎漫山奔走。陳俊衆軍亂趕，賈復以藥再復一箭，其虎卽坐而死。帝令軍卒搏屍砍肉，分賜衆將。是日天晚，車駕回殿，至城下，上東門侯鄧暉拒關不開。帝使人見暉，問曰：御駕回朝，何得違阻？暉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車從中東門入去。次日鄧暉入朝見帝，諫曰：昔文武不敢盤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帝聞歎曰：暉誠賢士也。中東門侯何能及之？遂賜鄧暉段絹百匹，而貶中東門侯爲叅封尉。縣名於是大饗將士，定封功臣。



以鄧禹爲高密侯，食祿四縣。李通爲固始侯，食祿四縣。賈復爲膠東侯，食祿六縣。餘悉有差，衆皆謝恩而去。

偃武修文圖致治

却說漢帝在於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平隴蜀之後，非緊急之事，未嘗復言軍旅。一日，皇太子親問帝曰：「臣久學於東宮，未諳世事，不能明決攻戰之策。願父王教導。」帝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此非汝所能及之也。」太子遂退。鄧禹賈復知帝偃罷干戈，欲修文德，卽與衆將集議，悉去兵甲，敦崇儒學。帝深然之，悉召至殿，謂曰：「朕自創業垂統，俱賴卿等力扶，攻城復縣，殺賊破奸，身經萬苦之勞，未嘗一息。至是隴蜀平服，天下太平，朕欲偃武崇道，完汝功臣爵土，表朕微意。今聞卿等能自去兵偃甲，就職儒術，朕甚喜之。言訖，遂罷左右將軍，悉以列侯就第。衆皆謝恩。時建威將軍朱祐越班奏曰：「今天下歸定，國政未修，陛下可選有才德者，陞爲宰相，佐助朝綱，庶使國家有政，民不失條。」願陛下聖鑒。帝曰：「奈無是人，將何如耶？」祐曰：「膠東侯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志。旣還私第，闔門養威，致重。況且文武兼備，誠宰相之才也。陛下宜陞之。」帝准奏，卽封復爲三公之職，而功臣竝不用之。是時漢帝悉罷功臣不用，唯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

破奸身經萬苦之勞，未嘗一息。至是隴蜀平服，天下太平，朕欲偃武崇道，完汝功臣爵土，表朕微意。今聞卿等能自去兵偃甲，就職儒術，朕甚喜之。言訖，遂罷左右將軍，悉以列侯就第。衆皆謝恩。時建威將軍朱祐越班奏曰：「今天下歸定，國政未修，陛下可選有才德者，陞爲宰相，佐助朝綱，庶使國家有政，民不失條。願陛下聖鑒。帝曰：「奈無是人，將何如耶？」祐曰：「膠東侯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志。旣還私第，闔門養威，致重。況且文武兼備，誠宰相之才也。陛下宜陞之。」帝准奏，卽封復爲三公之職，而功臣竝不用之。是時漢帝悉罷功臣不用，唯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

侯賈復三人每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容回宥其小失允遠方進貢珍甘物味必遠過高和允頒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不忍一旦而罷之意故光武能保全功臣如此却說大司馬吳漢平服巴蜀振旅還京一日入朝奏帝請封皇子及還封諸侯行爵出祿帝不許次日又上復奏帝乃下詔令羣臣議處再至復命是日詔下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集議皆言吳漢奏者甚當不可輕忽衆遂修表一封次日奏聞帝主

表曰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竝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克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謙恭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選擇吉日整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以太牢告嗣宗廟乞陛下聖神詳察納進愚策臣鄧禹

等誠惶誠恐頓首百拜奉表上聞

帝覽異傳旨令大司空竇融告廟封贈皇子

劉輔為右翊公

劉英為楚公

劉陽為東海公

劉康為濟南公

劉蒼為東平公

劉延為淮陽公

劉荆為山陽公

劉衡為臨淮公

劉焉為左翊公

劉京為瑯琊公

諡二皇兄

劉續為齊武王

劉仲為魯哀王

皇子各受贈訖帝令大會羣臣文武悉皆朝賀有詩為證

玉陛鳴珂列鷺鴛

歡聲雷動動乾坤

黃河正值澄清日

四海長沾潤澤恩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七

覈田詔尹民遭害

帝以天下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多不以實乃詔下州郡各僉檢覈於是潁州河南南陽諸州郡守接傳詔旨巧詐橫爲假以丈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量屋舍起古今偏并騙財物村里人民遮道啼泣有富豪獻錢者則優而容之貧窮無奉者則刑而迫之所以民間深受其害時諸郡各遣使者詣京奏事帝見陳留一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乃召吏問曰此書何人作也其吏不肯實告乃托言荅曰臣於長壽街上得來帝怒

欲斬時皇子東海公陽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守所救當欲以懇田相方耳帝曰既然如此又言河南南陽不可問者何也皇子對曰河南者帝之城郭也多有近臣南陽者帝之鄉里多有近親所以二處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其吏吏乃首服卽如皇子之言所對帝聞嘆曰東海誠有大志深識遠謀由是益奇愛之有詩爲証

東海公陽十二時

深明遠慮識奸非

親臣兩處田踰制

自是君王愛益奇

却說河南尹張伋接詔言欲檢覈墾田頃畝卽與諸郡太守十數餘人坐田量度民家有不以實者皆下獄死於廷

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害官吏人報知張伋伋聞大驚急與諸郡太守回府勒兵以拒羣盜令人通曉各縣人皆接應張伋披掛親出拒戰賊將出馬張伋謂曰聖上仁德撫民有何虧汝今故反乎賊將荅曰○兵○民○生○亂○俱○是○此○輩○賊○能○爲○用○除○言○則○賊○卽○國○之○忠○臣○非聖上之過因汝欺君越法假以文田爲名暗騙財物故○也○目○之○曰○賊○悞○矣○悞○矣○此激變良民特來討汝爲國除害張伋大怒提刀躍馬直取賊將二人交鋒共鬪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張伋令卒搥鼓再戰未及二合各縣軍馬悉令來至一齊掩殺塵土遮天張伋衝入陣中攪軍混戰斬首千餘賊將拚死殺出各逃奔散而去張伋收軍入城安歇却說賊將復聚屯結及

青徐幽冀四州一齊并起擾掠甚盛帝知冬十月遣使者  
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胥  
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主  
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  
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  
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  
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總評

記得盜爲官吏詩云未魯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  
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賊擡到後堂分驅人爲盜實是

上如此詩當與賊將數語參看

廢郭封陰子受榮

却說郭氏皇后一日於宮中悶坐自思帝意待已衰薄惟  
愛陰氏故此累懷怨恨之心帝聞大怒傳旨廢罷郭氏乃  
立貴人陰氏爲皇后時郭后太子疆見廢其母意不自安  
一日鄧暉進說疆曰殿下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  
殿下莫若辭位以奉養母氏爲高太子從之次日見帝奏  
曰臣庸昏弱短於才治不敢就職大統願乞以備藩國帝  
聞奏不忍乃曰卿非怨廢母乎疆曰非也臣素志耳何敢  
怨乎帝遲回不決太子遂退六月帝下詔曰春秋之義立

東漢書言 卷七  
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  
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  
爲皇太子改名曰莊二子叩首謝恩而退帝召桓榮至殿  
謂曰卿負經濟之才屈淹未用今朕新立皇太子莊特召  
卿爲師友願爲明決治亂之機廢興之策以至入德之地  
決相重報榮荅曰臣但陋薄疎庸難當重責豈敢不竭心  
乎帝大喜遂封榮爲議郎之職榮頓首謝恩即就太學而  
去一日車駕親臨太學會諸博士講論經義惟桓榮辨別  
甚明儒者莫之能及帝甚奇之特加賞賜言未訖忽人報  
曰大司馬吳漢病發甚在危篤特遣小軍報聞陛下願陛

下親往觀之帝聞大驚即罷講學駕車往視漢聞帝至仍  
以古臣禮待以君視東首已西面對帝見嘆曰吳公常不  
失禮乃入帳下問曰將軍所欲何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言訖氣絕而薨帝哀悼甚切即發  
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洛陽謚曰忠侯子哀嗣有詩吊  
曰

雄才共擬柱中朝

凶讖俄興樹稼諾

經國謀謨成夢杳

英英壯氣幾時消

是日帝親臨墓吊罷車駕還朝時京兆杜陵一人姓杜名  
篤字季雅因與美陽縣令不和被令誣陷收縛解京繫囚

東漢書 卷一  
四  
獄中帝幾欲誅爲見其經義最高言辭切當乃美而赦之  
賜其金帛重宇授爲議郎之職一日篤思帝以表裏山河  
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修論都賦一篇奏聞王上

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畧其  
梗概不敢具陳昔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成周之隆乃即  
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  
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險務處平  
易或據山帶河併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  
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  
都堯堉臣不敢有所據好引証如姬日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

以諷王上臣誠慕之伏作賦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  
如左陛下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寅升輿洛邑巡于西  
岳推天時順中極排闥闔入函谷觀阨於崤龜圖險於  
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  
京兆廼命扶風齊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  
侷乎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於渭北抗涇流于  
乘萬載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控后土禮  
郊郊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  
宮六王邸高車廐于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  
繕離觀東臨霸漣西望昆門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



貌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恨

平樂儀建以上賦光武之郡各又賦之旨下起

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為篤言彼埴阱之潢汙固不容夫

吞舟且洛邑之淳淳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

器不可久虛以示奸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

漢之崇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離國富人衍卒以并兼

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勲斬

白蛇屯黑營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破秦蹈滄海跨

崑崙奮慧光掃項軍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劉敬建策

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

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豐糝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

不接於目鄭衛之音不聞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

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于孝景

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深

圖遠之意擩目頓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驍騎勤任衛

青勇性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

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芻帳擊闕氏燔康居

灰珍竒收鳴鏑釘鹿蠶馳阮岸獲昆彌虜傲倨驅騾驢

馭定馬鞭馱馱拓地萬里威震八方弱置四郡據守敦

煌并域蜀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建獲西羌揮驅氏棘

寥狼叩花。東擁烏桓。蹂麟濊貊。南羈鈎町。水劔強越。殘  
夷文身。海被沫血。郡縣日南。漂檠珠崖。部郡東南。兼有  
黃支。連緩耳。瑣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蟀蛤。碎瑠璃。甲  
璚瑁。戕觜鱗。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  
莫不相踣。稽顙失氣。虜伏伏以上。叙武帝事。獨多獨長。  
袒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籍離土之饒。得  
亦是文法也。非大漢以下。又領任起下支之端。捕  
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  
孝惠。德隆於太宗。才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  
元。後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  
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于咸陽也。  
官室以下。乃推開著命。以見都開中之為宜。  
宮室侵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裁農以來。無

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有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  
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  
保殖五谷。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蠶  
生萬類。榷柎櫛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  
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鑄鑠株  
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阨塞四海。西被隴蜀。  
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巖。關函守曉。山東道窮。置  
列汧隴。擁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純津。朔方  
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  
海。西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宮百尺。阨塞要害。

關梁之險多所矜帶。一卒舉礮。千夫沉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與近守。利以攻遠。士卒易保。人肉不祀。肇十有二。是爲贍腴。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尅。退守則有餘。斯周帝王之淵圍。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洋洋酒酒。文章大。視時漢之衰。偷忍淵圍。篡器慢違。徒以勢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獲助於靈祇。立號高邑。舉旗四麾。首策之臣。運

籌出奇。號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剽蛇。莫之方斯。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鎖。鯽命騰太白。親發狼弧。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乎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壹壹。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勒始瘳。而王上方以邊陲爲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遑於論都。而迂思靡州也。方躬勞聖衷。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列。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權結左衽。鑊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剝之隣。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

益之民。畧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徒垂意外。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又以客作縮轉應篇言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灣就先基之大業。以為萬世法。臣杜篤頓首謹論。

帝覽畢。嘆曰。篤誠辨士也。觀其所發。先王守政之規。源源有緒。未嘗居一事而措也。言罷。遂賜段四十四黃金百兩。

授為太常卿之職。篤叩首謝恩。而退。帝召公卿至殿。將篤所奏之論。示眾。叅決。忽議郎桓榮趨上奏曰。臣昨夜於太學中。叅考經義。入報外國交趾女子作反。甚是精勇。我王可早發兵除之。免生後患。帝聞奏。顧謂眾曰。卿等誰人可出收之。竇融奏曰。臣舉一將。立可破之。帝曰。何將。融曰。見任大中大夫馬援將軍。武畧兼備。可令此將出伐。立成功也。帝大喜。傳詔令宣入殿。援即隨召而至。帝曰。今交趾女子作反。擾掠邊城。朕托將軍往破。將軍何如。援曰。為人臣子。當盡忠以報國。豈可優祿而憚勞哉。臣即願往。帝大喜。遂拜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

志爲末將與兵十萬車駕親送出朝援等拜別引兵而去  
未知勝負如何

### 伏波標柱乎交趾

却說交趾米鹿冷縣雜將之女徵側嫁與未嘗人詩索爲  
妻甚是雄勇因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有迫之離者莫怪莫怪徵側忿怒與弟  
徵貳起兵造反攻破其郡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等處  
皆接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爲王一日陞帳  
與徵貳議決出兵忽小軍忙入報曰漢遣大將馬援引兵  
來攻吾國已在浪泊上布陣大王將何治之側聞大驚急  
令弟貳勒兵十萬親自披掛上馬出城迎敵至浪泊兩軍

相對徵側出馬謂援曰吾與汝王各據一國汝何故來犯

馬將軍亦知女人善耻乎

界以討死乎援笑而罵曰反常妖賤不思婦人不出閨闈  
而肯將身混於男類之中辱污賤體不自知羞急退而想  
欲與決陣乎且上古帝王未有婦人據掠今汝故作孽反  
正與牝鷄晨鳴無異若早下馬拜降保爲將軍之妾如不  
從願碎首辱屍徵側大怒提刀躍馬飛出取援二騎相交  
約戰十合徵側敗走馬援躍趕徵貳出馬截住二人交戰  
未及三合貳飛敗回陣走劉隆段志雙出挾擊兩邊混戰  
金鼓連天徵側大敗急引殘兵望東衝出馬援趕上大破  
之斬首數千餘級降者萬餘徵側徵貳走入禁谿城去馬

東漢書 卷七  
援追至、分兵圍之、數日、段志病卒、援令小軍護喪還京、自厲兵士守掠、却說徵側敗入城中、黠軍傷折不有數千之、冬、憂甚悶切、與弟徵貳議曰、吾起十萬大軍、悉被驍將所破、今又圍城迫擊、如之奈何、貳曰、馬援世之勇士、不可輕敵、昔王莽大將巨無霸、有萬夫不當之勇、千軍難近之勢、兼有聚獸牌、敲動虎狼妖烝、助陣與漢戰于昆陽、尚被其破、吾等勢寡力衰、豈奈彼何、側聞心愈惶惧、乃曰、若此將何治耶、貳曰、依弟愚見、且回本國、養聚將卒、再作區處、側曰、然也、遂傳令軍中飽食上馬、至夜二更、潛開西門出走、馬援知、急令劉隆分兵五萬、於前山岡上埋伏、待其將至、

截住夾擊、劉隆急伏去訖、援餘領軍潛步打聽、見側兵馬出盡、大喝一聲、趕上混戰、徵側不顧後卒、急望前岡奔走、忽聽坡下炮聲一响、人馬湧出、劉隆當頭截住去路、側欲向後回走、馬援又至、兩下交攻、側兵大混、劉隆衝入陣內、撞遇徵貳、當住、大殺一陣、戰未三合、被隆奮砍一刀、削爲兩段、徵側見弟遭殺、拚死撞東出走、馬援趕上、大喝一聲、活擒回陣、衆賊悉皆逃散、援遂收軍入城安歇、次日天曉、升堂與隆坐論、令將徵側推跪、皆前謂曰、妖賤不聽良言、今日果落吾手、徵側告曰、妾非敢反、奈本郡太守不仁、纔致如是、乞將軍仁恩、憐恤、姑恕殘命、願侍將軍提鋪枕席、

雖死亦無憾矣。援笑而言曰：吾受漢皇重爵，美女無數，要汝一賤婦何用？言訖，喝令左右擒下，斬首，遣人傳頭詣送洛陽。帝見大喜，嘆曰：馬援真良將也。百出百勝，遂遣使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受印勅，衆將齊皆慶賀。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有言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郎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千，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澇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重封贈爵，且喜且慙。

恐人恐人

吏士聽言，皆伏稱千歲。援急止之，是日晏罷。援傳令使將樓船大小二十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之賊，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復至交趾，乃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上書大漢伏波馬援將軍。於是交趾等郡咸驚畏服。二十年秋，援振旅還京，將至，故人多出迎勞。次早入朝，見帝，具奏所事。帝大喜，遂賜兵車一乘，加次九卿之職。援謝恩而退，回入府坐。時平陵一人姓孟名冀，乃援之故人，知援勝回，乃將羊酒至賀。令人報知，援急出接，邀入禮坐，設宴相待。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及同衆人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

此。事。亦。見。川。人。志。氣。

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嘆曰：愚不及也。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吾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死？兒女子手中耶？孟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乎？有詩為證：

男兒有志事邊場

誓死無虧敢自將

再向秋風舒羽翼

扶搖萬里快鵬翔

總評

伏波馬革裹屍一語雖壯然與其身死國辱無益于事不如悠悠于兒女子之側反得安享太平快樂以終大年也。畫凌煙垂竹帛者幾人哉。

郡守陳章奪虜權

二人宴罷冀遂別援回家而去。却說西域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等思漢威德咸樂內屬皆遣使奉獻于漢。賢使至帝乃賜賢都護印綬時邊郡太守王章言不可假以大權恐有一變難復收之。帝即下詔收還其印乃賜大將軍之印賢甚怨恨猶思諸國知奪總印恐不畏服乃詐稱揚言大都護之賊諸國悉服屬賢賢遂驕橫欲兼併西域諸國恐懼一十八國俱遣子入侍。漢帝願請都護印綬帝却之不許于是賢國俱遣還其侍子賢復使請原總印帝却之不許于是賢深痛恨復附匈奴入塞擾掠時戶部尚書陳忠上疏請急



東漢書卷之  
三  
禦之、

表曰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  
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爲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  
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  
糜于廬山之壑府庫罄竭朽袖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  
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  
三十六國斷匈奴左臂是以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于  
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  
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

者數矣

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

勢必南攻此北邊勢大率類此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

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

矣河西旣危不救則不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

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

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

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

百蠻感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石

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折衝萬里震怖匈奴臣陳忠

表奉

東漢書 卷七  
帝覽表納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引兵五萬西屯柳中。勇遂大破之，悉皆平服。秋七月，武陵五溪蠻夷復反，兵寇臨沅。馬成討之，不克，深入軍沒。馬援入朝，見帝，請兵往擊。時援年已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行，援曰：「臣雖年邁，尚能披甲上馬，何懼之乎？」帝曰：「將軍旣欲往，敵可操試一番，與朕觀看。」援飛奔上馬，勒走一遭，乃據鞍顧盼曰：「臣可用否？」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行，以捕虜軍馬武中郎將耿舒、劉匡、孫永等起十二郡壯士及弛刑四萬餘兵護援進征五溪。時援友人杜愔送援上馬，援謂愔曰：「吾受國家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以死報國，今獲所願，甘心。」

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言罷遂別而去。二十五年二月，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卽分兵進擊。馬武等一齊出馬，四圍掩殺，賊軍大敗，填坑墮塹，屍積如山，斬首二千餘級，殘賊皆散，逃入樹林中去。援遂進軍，下雋，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塗夷而運遠。耿舒曰：「可從充道而進。」援曰：「充道，路遙，糧費難運，不如進入壺頭，搯其咽喉。」充賊自破，衆將依言，遂從壺頭而進。時天氣酷暑，士卒多傷疫死，援亦中病而困，乃令軍卒穿崖爲室，以避炎蒸。其賊每登險處，鼓譟揚言，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

漢書卷之九十一  
三  
涕歎舒見其疾重乃修書一封遣人報兄耿弇

書曰

前舒欲先進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  
先奮今壺頭騎不得進大衆俱疲而死誠可痛惜爾到  
此說言所由作  
臨鄉縣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  
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弟見  
援疾日篤軍旅荒忘故此遣人草報急代主張垂拜不  
又

弇得書遂整象笏入朝奏帝帝大驚乃使虎賁中郎將梁  
松往代監軍既至援病已卒松宿懷不平常欲譖援奈其

貴寵畏不敢語今見援死乃喜而言曰小將墮吾之手遂

回朝奏帝陷之帝大怒追收親息侯印綬

按援常疾松往視之獨拜床下援不顧答及松去後諸  
子問曰梁松帝之寵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畏懼  
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  
其序乎由是松深惡援卒故奏而陷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  
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  
長者言  
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  
寧死願聞子孫有此不可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者。施衿結襪。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可。作。左。右。錯。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時季良名保京兆人也。官陞越騎司馬。保讐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保交結。悉將屬其

輕僞。敗亂諸夏之書。奏帝。帝召松固至殿。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大慚。叩頭流血。遂免其罪。帝見援誠之書。言伯高名迹可効。甚喜愛之。伯高亦京兆人也。原爲山都長。由此陞爲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方珍怪。權貴皆望之。時援有寵。故莫敢聞。及卒后。有上書譖之者。言援前所載還之車。皆明珠文犀。匿藏不獻。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之地。槨葬而已。賓客莫敢弔。援妻子詣闕請罪。帝乃出梁松奏章及各所譖之書。以示之。援妻方知所坐。乃叩頭哀哭。

東漢書卷之七  
上書一首以訴前后之冤

討曰

銅柱高標險塞垣  
功成自合分茅土

南蠻不敢犯中原  
何事翻脚惹茲冤

帝覽詩見其所哀甚切乃赦之援遂得葬時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釋援之冤

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計大功不許誠爲國之所

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歸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幾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路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

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百十一州。愷切明白書中絕而業未竟。而使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枉之譏。家屬杜門。葵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刎。生者莫爲之說。臣竊傷之。夫明主醜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常與

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谷間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豈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紀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帝覽表。低首無言。惟長吁短息而已。遂重賜朱勃金帛。使還見朕。勃謝恩出。乃作詩一首。以追馬援之業。

詩曰

天遣英雄佐國優  
 十年苦戰功勞沒  
 青史謾勞書將畧  
 詩成忍向荒墳弔

君王薄義信讒謀  
 一旦翻腳惹以讐  
 重泉不復見宸遊  
 月色寒波總是愁

總評

光武待功臣遠過高祖獨于馬將軍不無少薄然即謂  
 伏波自取其侮可也

表請詔辭仁智度

却說漢帝罷朝獨坐後殿細詳勃奏之意援功誠大默默

悶愁悔思無及一日登殿文武山呼禮畢忽竇融出班奏  
 曰武威太守任延遣使來至久待午門未敢擅入乞陛下  
 傳旨帝令宣入使者至殿俯伏堦前帝問曰使來何意答  
 曰北匈奴單于遣使詣武威請求和親故來報聞陛下乞  
 陛下旨將何處帝聞奏急召眾臣廷議日中未決皇太子  
 劉莊奏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  
 歸義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  
 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乞陛下詳察帝大喜曰太子之言  
 甚合吾意眾臣皆羨其當遂遣使回報武威勿受其使使  
 者領旨叩首拜謝出回而去忽朗陵侯臧官陽虛侯馬武

請闕上書陳言匈奴之事

書曰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令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久墮武事者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臣臧宮馬武頓首謹上

帝覽書微微而笑乃曰二子豈知我乎遂下詔托黃石公之說以自戒而固却之

詔曰

昔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賢聖之言甚是可聽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守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敵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兵何自苦哉故茲詔示

自是詔下之後諸將咸服未有一人敢復言兵家之事者一日帝召博士桓玄授為太子少傅賜其輜車乘馬金帛等物玄謝恩而出時桓榮大會諸生參賀玄寵陳設玄所得賜車馬印綬乃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宴罷各散訖却說御駕東巡郡臣上言奏曰陛下即位已三十年可宜封禪泰山帝曰朕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

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乎七十二代之編錄于

是群臣不敢復言四月車駕還宮帝獨坐後殿玩讀河圖

會昌符書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帝玩其意創然有感乃

召梁松等至殿按索河圖讖文之書言九世當封禪者三

十六事于是張純等俱復奏請封禪帝乃許之遂傳旨着

司天監擇日親臨所祭次日眾臣列道護駕登山以璽親

封祭罷回朝是夏京師忽有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

惟眇蹇者不瘳文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

入殿奏曰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

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

光武亦可謂明聖然始終感于謙記何與

非亢者其周

東漢書卷之... 三  
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言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以記焉是歲命有司監軍建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于天下帝以赤伏符卽位由是帝以赤伏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一日遊于灵臺之上忽議郎桓譚進曰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無非性與天道而讖非經典之制皆以妄巧僞說陛下何苦信之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帝纔息怒遂免其罪貶出爲六安丞譚慙而退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

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于百姓無得厚葬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使及因郵奏葬于原陵山太子莊卽皇帝位按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術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又贊曰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颯回。三精霧塞。人厭深詐。神  
恩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尋邑  
此漢嘗百萬貔虎。爲群長轂。雷野高鋒。慧宮英威。旣振新都。自  
焚。度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金湯失險。  
車書共道。靈慶旣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翹翹雄斷。于  
平有命。系隆我漢。

總評

漢孝文深得退一步法。故根脚穩實。其詔令不虛。光武  
每事一如孝文。亦善法祖者矣。

新刻劔嘯閣批東漢演義傳卷之七

